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隨園詩話

袁枚 著
顧學頤 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 羅根澤 主編

隨園詩話

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隨園詩話補遺卷一

一

詩始于虞舜，編于孔子。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，而遠引佛老，何耶？阮亭好以禪悟比詩，人奉爲至論。余駁之曰：『毛詩三百篇，豈非絕調？不知爾時，禪在何處？佛在何方？』人不能答。因告之曰：『詩者、人之性情也。近取諸身而足矣。其言動心，其色奪目，其味適口，其音悅耳，便是佳詩。』孔子曰：『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』又曰：『詩可以興。』兩句相應。惟其言之工妙，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；倘直率庸腐之言，能興者其誰耶？』

二

李玉洲先生曰：『凡多讀書，爲詩家最要事。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，欲其助我神氣耳。其隸事、不隸事，作詩者不自知，讀詩者亦不知；方可謂之真詩。若有心矜炫淹博，便落下乘。』

又有人問先生曰：「大題目用全力了却，固見力量；倘些小題，亦用長篇，豈不更見才人手段？」先生笑曰：「獅子搏兔，必用全力；終是獅子之愚。」

三

同一樂器，瑟曰鼓，琴曰操。同一著述，文曰作，詩曰吟。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。然音節一事，難以言傳。少陵「羣山萬壑赴荆門」，使改「羣」字爲「千」字，便不入調。王昌齡「不斬樓蘭更不還」，使改「更」字爲「終」字，又不入調。字義一也；而差之毫釐，失以千里；其他可以類推。

四

沈雲椒侍郎未遇時，館于陳梅岑家，其時梅岑尙碧也。然梅岑詩筆清新，實爲先生傳授。諺云：「開口乳要喫得好。」此之謂也。梅岑常誦先生午日秦淮云：「菖蒲綠映石榴紅，罌盞東西放幾叢。不辨誰家妝閣底，遠山多在畫屏中。」闌干影裏綺疏橫，艾酒齊酣笑語迎。樓上衣風樓下水，一簾香霧不分明。」丹符風颭佛幡如，扇影參差漾碧虛。一片湖光星萬點，家家水閣上燈初。」柳陰檻外泊船頭，都向尊前聽短謳。却到中流清景好，蔣王山上月如鉤。」晚過楓橋云：「雨不成絲柳帶烟，暮天遠水正無邊。客愁最怕鐘聲攪，不向楓橋夜泊船。」泛舟城北云：「最是長條柳，依依一愴情。蘆花猶未白，已解作秋聲。」

五

鄭穢尺先生咏鏡云：「朱顏誰不惜，白髮爾先知。」可謂佳矣。後聞俞鶴齡秀才咏鏡有「白髮朱顏管一生」，七字尤佳。其妙處在一「管」字。

六

趙雲松過蘇小墳云：「蘇小墳鄰岳王墓，英雄兒女各千秋。」孫九成過琵琶亭云：「爲有琵琶數行字，荻花楓葉也千秋。」句法相似。

七

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，必須窮經讀注疏，然後落筆，詩乃可傳。余聞之，笑曰：且勿論建安、大歷、開府、參軍，其經學何如。只問「關關雎鳩」、「采采卷耳」，是窮何經、何注疏，得此不朽之作？陶詩獨絕千古，而「讀書不求甚解」。何不讀此疏以解之？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：「夫六典、三禮，所施有地，所用有宜。未聞吟咏情性，反擬內則之篇；操筆寫志，更摹酒誥之作。」「遲遲春日」，翻學歸藏；「湛湛江水」，竟全大誥。」此數言、振聾發聵；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，以經學談詩者，故爲此語以曉之。

八

人問：「杜陵不喜陶詩，歐公不喜杜詩；何耶？」余曰：「人各有性情。陶詩甘，杜詩苦，歐詩多因，杜詩多創；此其所以不合也。元微之云：「鳥不走，馬不飛，不相能，胡相譏？」」

九

宋人漁父詞云：「歸來月下漁舟暗，認得山妻結網燈。」又云：「不愁日暮還家錯，認得芭蕉出槿籬。」二語相似。余寓西湖德生庵，夜深，斷橋獨步，常恐迷路，緊望僧庵燈影而歸，方覺二詩之妙。

一〇

凡菱笋魚蝦，從水中采得，過半個時辰，則色味俱變，其爲菱笋魚蝦之形質，依然尚在，而其天則已失矣。諺云：「死蛟龍，不若活老鼠。」可悟作詩文之旨。然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作者難，知者尤難。

一一

尹文端公出將入相，垂四十年，常謙謙然不自喜。惟小妻張氏以所生女入宮，爲皇子妃，誥封一品夫

人，逢人必誇。故紀恩詩曰：『瑞日瞳展翠屏，環階拜舞祝慈寧。爭傳王母瑤池會，竟見仙班列小星。』

一一

余屢覓同年楊兼山大際詩不得，今年到蘇州，得其古香堂詩稿。秦宮云：『五丈旗飄復道寬，曉粧人試綠雲盤。虛懸照膽秦宮鏡，不見長城白骨寒。』舟中云：『斷雲作意橫遙嶺，明月多情送短篷。最愛風標兩公子，一生消受綠蘆風。』又，『春衣典盡還賒酒，鶴俸分來又買花。』皆駘蕩可喜。

一二

庚申初春，余與兼山及諸同年在京師遊陶然亭。兼山大壁間田退齋少宰韻云：『欲雨不雨春晝陰，城南亭子同登臨。雪痕消盡葦根出，磬響斷時禽語深。且喜僧寮無俗韻，漫將宦迹託沉吟。丁香幾樹才含萼，記取花時策杖尋。』兼山晚年寵妾與夫人反目。余戲之曰：『君可記四十年前贈內詩乎？』兼山請誦之。曰：『百杵午窻頻擣藥，一燈子夜尙縫衣。』此與唐明皇王夫人脫阿忠半臂作生日何殊？讀之可作回心院矣。兼山笑而不答。田少宰諱懋，山西相公從典之子，立朝有聲。

一四

杭輩浦論七律，不喜拗體。余道：詩境甚寬，實有因拗轉峭者。因誦倪紫珍先生客中憶西湖云：「江水不如湖水澄，南峯涼暖時堪登。入雲但問采樵客，踏葉偶隨歸寺僧。一掬泉因瘦蛟活，滿山桂與青霞蒸。白波渺渺未可渡，空倚葛陂三尺藤。」似此八句，一調平仄，便索然無味矣。杭亦以爲然。先生官御史，古貌清標，識余于未第時。余學寫殿試卷，先生教以偏旁點畫，致足感也。記其渡江遇風云：「越陰已夙戒，涉波復新懦。忽然馮夷怒，葉舟竟掀播。命祇比毛輕，心已拚顛破。且守柁檣立，獨抱忠信臥。須臾洪濤平，白鷗浮一箇。」在試院中答厲衣園侍郎云：「文入彀中須賞識，棋于局外易分明。」贈丹桂云：「老幹十年看獨立，丹心一點早平分。」其存心之公正可想。宿瀘溪云：「避風先泊岸，過雨更觀瀾。」皆妙。先生名國璉。

一五

李謹璉泛遊靈隱寺，雲林大師出示右軍感懷札，紙墨殘缺，如裂春水。又出山谷、襄陽二札。李題云：「玉印何時勒，貞觀十五年。不多完筆墨，一半補雲烟。稀世無人信，名山有佛憐。我來長跪讀，深幸見殘箋。」觀梅云：「步步梅花裏，遲遲過石梁。兩山清澗合，一路白雲香。偶約探春侶，同登選佛場。羨他修得到，愧我半生忙。」又：「願我忽無影，前峯落照微。」十字亦超。

余遊武夷，至大藏峯，望半字山，穴中有橋板梁柱，大小百千根，參差堆架，灰墨色，長短不齊，既不朽爛，又不傾落。其下湍急，舟難停泊。有某官，擊以鳥鎗，落木梯數片。朱子云：「是堯時民，避洪水居此。水平時，人下而木存。」想亦有理。余還杭州後，與孫景高世講談及之。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，長尺許，薄三分，云得自張芭堂，張又得于吳達夫。梁山舟題云：「虹橋之板長徑尺，付與幽人鎮玉格。延陵家藏東海題，題處天然一角白。書不可信字可傳，非松非柏無人識。即今散落市廛中，君獨何緣收拾得。當年吹墮武夷峯，仙凡愉快將毋同。須防一夜風霜起，飛上青天化斷虹。」主人題云：「虹橋遺迹倩誰搜，千載猶看片板留。莫道仙踪渺難問，有人曾向武夷遊。」九曲環溪銷翠烟，仙風吹墮幾年。題來好句尤珍重，慰我平生嗜古緣。」

一七

人餽得心大師雞子四十，師大吞咽。人笑之。師作偈云：「混沌乾坤一口包，也無皮血也無毛。老僧帶爾西天去，免在人間受一刀。」

一八

金陵山川之氣，散而不聚，以故土著者絕少傳人。王、謝渡江，多作寄公，亦復門戶不久；此其證也。然街衢宏闊，民氣淳靜，至今士大夫外來者，猶喜家焉。桐城姚姬傳太史掌教鍾山，有移居之志。賦詩

云：「又向金陵十日留，依然雙闕望牛頭。交遊聚處思移宅，衰病行時愛掉舟。蕭寺風多疑作雨，後湖烟淡總如秋。僧書擬共舒王讀，不弔興亡惹淚流。」余謂：第四句尤合余意。余當未衰時，亦喜舟行，畏陸行也。

太史七古雄厚，惜篇長難錄。錄其岳陽樓見月云：「高樓深夜靜秋空，蕩蕩江湖積氣通。萬頃波平天四面，九霄風定月當中。雲間朱鳥峯何處，水上蒼龍瑟未終。便欲拂衣瓊島外，止留清嘯落湘東。」弔王彥章云：「亂世烏飛難擇木，男兒豹死自留皮。」哭劉耕南云：「別來書到長安少，死去才教天下空。」淮上云：「只愁天上桃花水，浸失淮南桂樹山。」釣臺云：「可憐高鳥盡，回憶釣魚磯。」皆絕妙也。己巳歲，余中秋夜渡江云：「世上夜深秋正半，江心風定月當中。」亦與先生岳陽三四聯相似。先生從父南青諱範，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，學問淹博，而不喜吟詩。余改官江南，送行詩麻集，而南青無有也。余調之云：「南青愛人如老嫗，初入翰林殊栩栩。平時著述千萬言，臨別贈我無一語。」

一九

閨秀、吾浙爲盛。庚戌春，掃墓杭州，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，大會于湖樓，各以詩畫爲贊。余設二席以待之。徐裕馨，相國文穆公之孫女也，畫法南田。詩吟中，晚。即景云：「讀罷黃庭卷懶開，靜中消息費推裁。吹燈欲禁花留影，剛捲珠簾月又來。」暮秋云：「寒蝶低飛月滿枝，海棠紅冷桂凋時。笑儂竟比黃花瘦，青女多情知未知？」畫眉云：「柳梢枝上曉風柔，夢醒雕欄語未休。莫向碧紗窗畔喚，美人猶是

未梳頭。』暮春云：『殘紅片片卸簷前，樹有餘香蝶尙憐。士女不來芳草外，鞦韆猶繫綠楊邊。中庭風靜遊絲落，繡戶簾垂紫燕穿。恰好送春詩未就，瑤臺有妹贈雲箋。』夜雨云：『夜雨小窗多少，春喚子規去了。起來收拾餘花，又把五更風惱。』

二〇

汪紳，字巽爲，號順哉，秋御先生之女也。春日山居云：『山居無事起常遲，不斷溪聲雨過時。最愛學飛新燕子，簾鉤低拂影差池。』聞蟲云：『四壁亂蟲鳴，聞聲暗自驚。獨憐秋一色，可奈月三更。嘆息余如助，丁寧夢未成。可知爲客者，緣爾倍關情。』秋月云：『古戍鳴寒柝，孤城急暮砧。』俱饒有唐音。

二一

孫春巖觀察滇南，娶姬人王氏，名玉如，善畫工詩，與女公子雲鳳、雲鶴閨房唱和，有林下風。喜弟自滇至云：『既見翻疑誤，凝眸各審詳。九年雲出岫，一夕雁成行。別後滄桑換，途中歲月長。舊容驚半改，鄉語歎全忘。對月秋垂淚，聽猿夜斷腸。逢人問消息，覓便寄衣裳。剪燭心方慰，回頭意轉傷。自余離故土，賴爾奉高堂。感逝餐應減，思兒鬢恐霜。弟能支菽水，妹可護溫涼。聞已調琴瑟，曾無弄瓦璋。當年送我處，今日遇君場。彼此皆如夢，依依兩渺茫。』此詩，置白太傅集中，幾不可辨。

二二

錢塘陸飛，字筱飲，乾隆乙酉解元。性高曠，善畫工詩，慕張志和之爲人，自造一舟，妻孥茶竈，悉載其中，遨遊西湖，以水爲家。揚州遇雪云：「雨隨微霰集，船與斷冰爭。」渡錢江云：「萬弩尙餘沉鐵在，羣山渾欲勒潮回。」爆竹云：「縵袍易裂地宜遠，濁酒能醒近未妨。」

近來習尙，丈夫多臂纏金鐲，手弄椰珠。余頗以爲嫌。而謹厚者，亦復爲之。陸作詩刺之云：「我聞遠買多艱虞，纏金或以資窮途。途窮未必非懷寶，懷藏亦足來萑苻。世人金多揮不足，舉袖滿堂黃映肉。指環臂釧乃女子，男化女兒何日始？南方草木椰最久，實大如瓜漿作酒。何年落子比元珠，一串摩尼時在手。有手不弄琴與書，有手不把犂與鋤。可惜白日空摩挲，不有博奕猶賢乎？」

二二

余嘗求陳望之先生詩而不得，詩話中所載甚少。近日王夢樓從楚中歸，誦其月夜登黃鶴樓云：「丹樓天外峙，皓月空中行。銀濤與玉魄，相迸出光明。樹暗漢陽渡，雲低鄂渚城。不知何處笛，解作落梅聲。」泛舟登伯牙臺云：「伯牙臺畔曉鶯飛，梅子山前綠漸肥。舟共鳧鷖聊泛泛，柳遮樓閣似依依。人琴千古知誰在，江漢殘春照髮稀。我欲臨風彈一曲，落紅成陣亂斜暉。」

二四

丙辰召試者二百餘人，今五十五年矣，存者惟錢籀石閣學，與余兩人耳。庚戌五月，相訪嘉禾，則已中風，半身不遂，年八十有三，猶能醞釀清談。家徒壁立，賣書爲生，官至二品，屢掌文衡，而清貧如此；眞古人哉！刻籀石齋詩集四十九卷，最後，題春圃弟茶舫圖云：「清涼山後阿兄題，大令名看小令齊。三月柳遮江路永，十年人隔夕陽低。」拳拳念舊，蓋物稀爲貴，理應然也。先生吟詩，多率眞任意，有夫子自道之樂。其村居云：「村居誰爲閉門高，夜雨頻添水半篙。楊柳初絲亞文杏，木蘭如玉照櫻桃。」王官谷小雲同住，華子岡深犬夜噪。短杖一枝扶便出，西軒北陌又東臯。」先人別業云：「屋于高處非忘世，志欲終焉此讀書。」皆有駘宕之致。先生名載嘉興人。

二五

家常語入詩最妙。陳古漁布衣咏牡丹云：「樓高自有紅雲護，花好何須綠葉扶。」國初，徐貫時寄妻云：「善保玉容休怨別，可憐無益又傷身。」

二六

秋霜初下，木葉未凋，而浮萍先悴。松江張夢喈之女玉珍有句云：「梧陰尙覆階前草，秋信先殘水面花。」

雖眼前景，無人道過。又贈歸燕云：「空巢爲汝殷勤護，重到休迷故主樓。」真仁人之言。玉珍嫁太倉秀才金剛，有孝子之稱。

二七

凡攻經學者，詩多晦滯。獨蘇州江鄭堂，詩能清拔，王蘭泉司寇之高弟子也。登齊雲山云：「危梯高百步，曲折徑通幽。人與烏爭路，僧邀雲住樓。山收千里翠，石放衆溪流。空際聞鐘磬，聲從何處求。」寓樓云：「東風料峭覺衣單，樓閣虛空夢未殘。病裏已教花事去，愁來肯放酒杯寬？畫圖勸客看山色，書卷留人忍夜寒。去歲家書今歲達，老親爲我定加餐。」送蘭泉從方伯升司寇入都云：「民情愛冬日，朝命轉秋官。」抑何工切。

二八

余十二歲，受王交河先生蘭生知，入學；十五歲，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，補增；十九歲，受帥蘭臯先生念祖知，食餼。感知己之恩，求王、李二公詩不可得。近在汪松蘿清詩大雅中，得帥公春園云：「羣香多撲鼻，空翠總沾衣。良以得春趣，因之忘世機。徑幽當曉寂，禽小見人飛。我意適如此，看雲何處歸。」又，秋信云：「柳殘池受月，花落徑添泥。」彈琴云：「耳邊猶有韻，空外絕無聲。」

彭湘南布衣與陳滄洲先生同鄉交好。陳歿後，無所依歸，以選詩爲生。癸酉、來金陵，年七十餘矣，杖頭掛古錢數枚，朱履白髮，招搖過市。爲余言：滄洲詩宗少陵，誦其石峽看月云：『薄暮村難辨，依微古渡旁。空江懸網罟，落日下牛羊。水落灘聲緩，山高樹影涼。開篷看月色，夜久漸爲霜。』他如：『夜雨隣燈舟似市，經年旅泊水爲家。』『竹榻耳隨天籟寂，紙窻雲共拂香飄。』皆佳。

三〇

松江提督張雲翼，以公侯世職，而嚴灘一首，獨出新裁，其詞云：『漫整荷衣拜逸民，灘聲猶自動星辰。富春近日誰漁父，天子當年有故人。名到先生才是隱，賢如光武不稱臣。只因曾作梅家壻，外氏家風愛隱淪。』嚴先生爲梅福之婿，事見逸史。又，『明月到樓忘是夜，桃花無水不成春。』俱有意思，不似貴人筆墨。

三一

康熙末年，布衣能詩者，金陵有屈思齊景賢，蘇州有李客山。二人俱落落孤高，與朱草衣別一風格。客山詩，余見甚少。屈長于五古，工夫勝草衣，而性靈不如。在僧壁見與馬秋田沈方舟姚玉亭觀秋色云：『香閣層巒上，登臨落照邊。鍾聲傳下界，人語近諸天。紅葉齊爭艷，秋花靜可憐。蕭然林壑外，歸鳥

度寒烟。『莫愁湖云：』一自美人去，至今芳草生。』詩境冷淡，可以想見其人。余宰江寧，從不來一見。

三三二

天長陳燭門以剛壬辰進士，與王孟亭同年，論詩兩不相合，以王好險拗，而陳平和故也。陳長于投贈，贈顧俠君云：『心厭承明戀釣槎，題名江上有籠紗。鼓鐘清廟元和筆，簫管揚州大業花。重碧千巵傾北道，軟紅十丈憶東華。相看淮海詩人盡，携手平山日又斜。』

三三三

瀋陽唐俊公英司關九江，四方詩人遊者，必有唱和，余于詩話中已詳言其壇坫之盛，先生詩，尙未見也。近始得其歸舟即景云：『逸興忙中減，茲遊片刻清。岸蟲隨櫓急，漁火貼波明。山暗殘陽滅，江寒夜氣生。莫教驚野浦，恐散白鷗盟。』環翠亭納涼云：『古亭雅集趁新涼，明月依人照異鄉。老樹靜風鴉睡穩，山衙報漏鼓聲忙。向平心事誰知己，庾亮襟期自笑狂。白雪陽春歌滿座，不堪回首少年場。』讀之，想見盛世昇平，官領閒曹之樂。其子名寅保，貌如冠玉，早入翰林，出錫山嵇公之門：人以爲先生禮士尊賢之報也。

三四

杜紫綸先生選唐人叩彈集，專尚中、晚。學者從茲入手，可免粗硬槎枒之病。而宗法少陵、山谷者，意頗輕之。先生虎邱雨後云：「六宮花老淚臙脂，點點殘紅墜晚枝。自是東風無著處，本來西子有歸時。錦帆冷落青簾舫，玉管闌珊白紵詞。雙槳綠波留不住，半塘烟柳雨如絲。」先生翰林前輩，與余同試光明殿，恰未一握手。

三五

沈歸愚言沈方舟詩，藏少弋家。少弋已亡，求之不得。杭堇浦言方舟詩在福建布政使張廷枚家。或少弋即方伯之宗人，未可知也。沈詩音節沉雄，得明七子梗槩，而新穎過之。足迹所到，足以助其豪宕之氣。如下潮陽云：「似聞風雨作，前有大灘來。一氣雙江合，孤城百粵開。鰲身移島嶼，蜃口出樓臺。倚棹懷湘子，橋成力大哉。」余每過灘，先聞聲響，讀此，方知其妙。他如小泊云：「竹喧歸鳥後，村靜餉蠶時。」天啓德陵云：「內豎一朝祠宇遍，爰書三案士林空。」懷宗思陵云：「一劍割將公主愛，九門報道寺人開。」泰山云：「四嶽共推青帝長，一峯還占丈人尊。」皆膾炙人口。有長安陶友蘭者，愛其詩，臨卒，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爲殮。亦異人哉！

三六

虎邱山塘有白傅舊堤，其碑爲居民埋匿。汪松蘿掘得之。沈賦詩云：「片石苔封閱歲華，憑君磨洗認龍